

「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

知名学者作家评点、北大教授权威推荐

李云雷 / 编著

梁实秋

卷

他是个自由主义者，有自己独特的学养、阅历、性情和气度，他总是心平气和，随遇而安，节制情感，发掘理趣，玩味生活中的各种动人的情趣，自得其乐，并把纯粹的生活体验转化为人生的审美，即使是痛苦的经验也常能进入审美的视野。

「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

梁实秋是个颇有建树的学者，这一学者气质在其散文创作中有明显的表露，从而使他的散文具有学者的手笔。他的行文晓畅自如，其间常点缀着作者引经据典的巧妙，间或笑谈趣事、俚语、星星点点，从从容容，自然大度，作家的情思在其中，出入自如，出神入化。

梁实秋则仿佛书斋中不谙人生苦难的高雅绅士，其学院式的书生之语，很快便被窗外的风声雨声所掩盖。倒是鲁迅式的热力，在广阔的空间散发着，弥漫着，将梁氏的低语淹没了。



蓝天出版社

总顾问 / 季羡林
总策划 / 陈学建
顾问 / 乐黛云 汤一介 钱理群 舒乙

【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

梁实秋

李云雷 / 编著
蓝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梁实秋卷/李云雷编
著.—北京:蓝天出版社,2003.10

ISBN 7-80158-350-7

I. 速… II. 李… III. 梁实秋(1902~1987) — 文学研究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0631 号

出版发行:蓝天出版社

地 址:(北京复兴路 14 号)

邮 编:100843

发行热线:(010)66983715 66983117

经 销: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8.25 字数:242 千字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定价:27.80 元

总 顾 问 / 季羨林

顾 问 / 汤一介 乐黛云 钱理群 舒 乙

总 策 划 / 陈学建

主 编 / 景戎华

副 主 编 / 刘 屏

编 委 / 杨京旺 许志强 洪 岩 金永吉 谭茂才

陈进学 刘常仁 蒋爱民 陶 佳

版式设计总监 / 骆彦卿

目 录

第一章 梁实秋小传	1
一、家世与童年	2
二、清华八年	5
三、留学美国	13
四、创编《新月》	19
五、在青岛与北平	22
六、抗战期间	27
七、在台湾	34
八、黄昏恋情	47
九、秋翁西去	54
第二章 选文与赏析	60
雅舍	60
女人	64
男人	68
孩子	71
年龄	74
中年	78
老年	81
代沟	84

退休	88
葦	91
书房	95
下棋	99
麻将	102
写字	106
又逢癸亥	109
诗人	112
脸谱	115
送行	119
请客	122
旁若无人	126
时间即生命	129
怒	131
沉默	132
骂人的艺术	135
客	139
同学	142
唐人自何处来	146
讲价	149
排队	152
理发	156
衣裳	160
签字	163
乞丐	166

穷	169
洗澡	172
睡	175
懒	178
垃圾	181
健忘	184
谦让	187
吃相	190
喝茶	193
饮酒	197
吸烟	200
旅行	204
烧饼油条	208
圆桌与筷子	211
台北家居	215
双城记	220
忆青岛	227
白猫王子五岁	233
狗	236
鸟	239
蟹	242
烧鸭	245
火腿	248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250
北平年景	254

情书四札	257
第三章 方家评说	263
1. 散文	263
2. 批评	268
3. 翻译	274
第四章 作品年表	278

第一章 梁实秋小传

梁实秋(1903-1987),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1915年秋考入清华学校。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

中年梁实秋

第一篇散文诗《荷花池畔》发表于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1923

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回国后曾在清华、北大等大学任教,并从事译著工作,曾与徐志摩、闻一多创办新月书店,主编《新月》月刊,是20世纪30年代初《新月》杂志的主将之一。“七七”事变后,离家独身到后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并担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常委,年底开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平明》。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任北平师大英语系教授。

1949年梁实秋赴台湾,历任台北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英语教研所主任、文学院院长、国立编译馆馆长。他对英国文学很有研究,著有《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由他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深受



广大英语爱好者的欢迎。

梁实秋在晚年,曾移居美国,并取得长期居留证,但是他始终没有加入美国籍。爱国思乡的情怀,使他放弃了美国的“绿卡”,回到了台北安度晚年。此后,他写了不少怀念故乡的散文,以表达他对大陆的眷恋之情。

作为现代散文家,梁实秋沉稳、通达、幽默的性格,酿成了一种独特的文调,这种文调尤其切合中年人的心境。在艺术处理上,对繁简、浓淡、文白、雅俗等都处理得很得体,颇具大家风度。代表作有《雅舍小品》、《雅舍谈吃》、《看云集》、《偏见集》、《秋室杂文》、长篇散文集《槐园梦忆》等。作为翻译家,梁实秋20世纪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梁实秋是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一、家世与童年

梁实秋于1903年1月6日出生在古都北京,其祖父曾在广东宦游10余年,在杭州也居住过一个时期,返归北京时,银钱颇有盈余,便在城内的勾栏胡同(后改名为内务部街)买了一所大宅住了下来。这是一所前后三进、庭院宽广、共有40余间的大宅,所谓“天棚鱼缸石榴树”的景致,这里一应俱全。梁实秋就出生在这里。

梁实秋的父亲梁咸熙,生于光绪三年(1887),自毕业于京师同文馆后,即供职于京师警察局。其人有教养,不守旧,在旧时代知识分子中是比较难得的人物。在家庭中,父亲也很开明,对传统伦理和新时代的文明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他的性格也很温和,对孩子很少疾言厉色,但严格要求,期望儿女能干成大事。梁实秋的母亲是杭州人,贤惠而能干,精心地维持着整个大家庭,照料着孩子。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温暖,是梁实秋难以忘怀的。

梁实秋兄弟姐妹11人,他排行第四。对待儿时的梁实秋,父亲好像特别钟爱。梁家是一个书香气很浓的旧家庭,对礼节很讲究,



梁实秋和
父亲梁启超

也很有文化氛围。在梁实秋的记忆中，每当天晴日暖，父亲总要差遣他和家人帮着把一箱箱旧书搬到庭院里来晾晒，那时的梁实秋未必能领略到诗书的内蕴，但浓郁的文化氛围对于他以后的人生发展无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公余有暇，父亲还常带他去逛厂甸，那里热闹繁华，百货云集，里面有旧书铺、古玩铺、玉器摊，以及临时搭起的茶座儿。“我父亲如入宝山，图书、古董都是他所爱好的，盘旋许久，乐此不疲”。有一年临近春节时，父亲带梁实秋到了厂甸，那天人特别

多，“等到我们兴尽欲返的时候，大门口已经壅塞了。门口只有一个，进也是它，出也是它。而且谁也不理会应靠左边行，于是大门变成瓶颈，人人自由行动，卡成一团。也有不少人故意起哄，哪里人多往哪里挤，因为里面有的是大姑娘、小媳妇。父亲手里抱了好几包书，顾不了我。为了免于被人践踏，我由一位身材高大的警察抱着挤了出来”。——虽然有惊无险，但也令人有些心惊胆战，之后，梁实秋好久没有再去那里。

梁实秋的父亲有一所书房，名叫“饱蠹楼”，平常在家里时，他的时间就都消磨在书房中，房共三间，内设一床，午后可以小憩。房

内“自地及宇，皆书，不见墙”。此书房是个森严的地方，孩子是不准进去玩的。据梁实秋先生的儿子梁文骐说，“就是叔叔姑姑们长大，仍是不进这书房的，父亲是惟一的例外”。或许梁实秋的父亲看出他像是有出息的，所以特准他可以自由出入，自由地翻阅图书。梁实秋的父亲还是个美食家，常爱到北京那些有名的饭庄、酒楼流连，尤其喜爱光顾厚德福饭庄，因此与掌柜陈莲堂成为莫逆之交。后来他还力劝陈莲堂扩大营业，自己也做了少量投资，在沈阳、哈尔滨、青岛、西安、上海、香港等地开设了分店。父亲去饭庄吃饭，梁实秋也常跟着去。6岁的时候，梁实秋随父亲去煤市街的致美斋吃饭，竟然喝起了酒，“连喝几盅之后，微有醉意，先君禁我再喝，我一声不响站立在椅子上舀了一匙高汤，泼在他的一件两截衫上。随后我就倒在旁边的小木桌上呼呼大睡，回家之后才醒”。这是梁实秋第一次喝醉，后来梁实秋虽也喝酒，但不肯过量，“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是他认为“最令人低徊的境界”。经常随父亲出入酒楼饭庄，使梁实秋也养成了爱美食的习惯，晚年他还专门写了《雅舍谈吃》一书，历数他所吃过的美食。

20世纪初是一个兵灾迭起、战乱不息的动荡年代，北京是这烽火云烟的一个中心，接二连三的政治动乱，对梁实秋的家庭也有很深远的影响。1912年的旧历正月，袁世凯为了与南方的孙中山讨价还价，在北京就任总统，唆使部下曹錕发动了一场兵变。乱兵们深夜行劫，北京城内陷入了一片混乱。梁实秋说，“本来我家属于中产阶级，民元袁世凯唆使部下曹錕兵变，大肆劫掠平津，我家亦遭荼毒，从此家道中落”。不过在梁实秋整个童年时代，这样的经历毕竟是极少的，在他的记忆中更多的是关于北京风物的美好回忆。从6岁起，在母亲的教授下，梁实秋开始在家中描红识字。不久，他又随长兄一起入内务部街口的学堂读书。这学堂有别于私塾，但仍要对孔子像行三跪九叩大礼，不过这个学堂很快就关闭了。梁实秋的父亲便在西院书房里开辟了一个书塾，请了一位名叫贾文斌的清朝拔贡，来为自己的几个儿女讲课。梁实秋跟从贾先生学习一年

之后,又与长兄进了陶氏学堂受教。陶氏学堂的创立者是清朝大臣陶端方。该学堂是当时公认最好的学校,带有贵族色彩,收费甚为昂贵,但梁实秋的父亲一心要儿女们“受新式教育”,所以不惜学费,把几个孩子全都送到了这所学校。不过一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陶氏学堂也宣告解散了,于是在1912年的夏天,父亲将他送入了新鲜胡同的公立第三小学,插入高小一年级。公立三小在当时是一所新式学校,不仅开设国文、历史和习字课,而且还开设了英文、算学和地理课,教材也是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新式教科书。

民国以前,梁实秋的家庭是纯粹旧式的,民国以后,家里开始有了点新气象。父亲为孩子们订了一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画报》。该画报的卷末一栏里画出了一个空白处,请小读者发挥想象力,在其中填画一件彩色的实物,寄去了如果中选有奖。梁实秋自幼喜爱绘画,结果他得了几次奖,由此更激发了他学画的兴趣,还曾专门拜师学画。那时梁实秋家“大房后炕的炕案上有一箱装订成册的《吴友如画宝》,虽然说明文字未必能看得懂,画中大意往往能体会到一大部分,帮助我了解社会人生不浅”。慢慢地,梁实秋不再满足于这类浅显的读物了,他开始偷偷地从父亲的书箱里摸小说看,最先偷看的是《水浒传》、《红楼梦》等,这些白话小说给了他莫大的启示与喜悦,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而这或许也就是梁实秋对文学感兴趣,以至最后走上文学道路的原因。

1915年夏天,14岁的梁实秋从京师三小毕业,其时京师学务局举行了一次全市应届毕业生的会考,梁实秋荣获第一名。从京师三小毕业后,梁实秋听从父亲的指教,考入了清华学校,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他一生的人生追求和事业选择。

二、清华八年

清华是一所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长由外交部派。每年招生的名额,按照各省

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

梁实秋原籍浙江杭县，本应到杭州去应试，但往返太费事，而且梁家寄居北平很久，也可以算是北平的人家，为了取得法定的依据，梁实秋的父亲特赴京兆大兴县署办理户籍手续，得到准许并备了案，他才到天津（当时直隶省会）省长公署报名。梁实秋的籍贯从此便确为京兆大兴县，即北平了。

1915年秋天，梁实秋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学校。梁实秋的同级同学不少都是闻名遐迩的，比如“作过葡萄牙公使的王化成，出使土耳其、巴西的李迪俊，曾任主任长的吴大均，改良稻种有成的李先闻，擅长声乐的应尚能，专攻电影的孙瑜，研究天文的张钰哲，精通语言学的李方



少年梁实秋

桂，杰出的陆军将领孙立人，建筑学者梁思成，社会学家吴景超与吴文藻，兴办水泥事业的徐宗涑，电机学家顾毓琇，路透社经理赵敏恒等”（访谈《岂有文章惊海内》）。此外和他不同级而关系较好的同学还有著名诗人闻一多、朱湘，社会学家潘光旦等等，这些人可以说是——一时之俊彦，在不同行业里都有杰出的成就。

清华分高等科、中等科两部分。刚入校的便是中等科的一年级学生。中等四年，高等四年，毕业后送到美国去。这两部分是隔离的，食宿教室均不在一起。梁实秋先入中等科，4年以后又循序升入高等科，在清华度过了整整8年的岁月，后来他曾经写作《清华八年》一文，回忆当时的情形。从14岁到22岁，是一个人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而梁实秋这最好的年华是在清华度过的，这对他的一生都

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八月末,北平已是初秋天气,我带着铺盖到清华去报到,出家门时母亲直哭,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以后读英国诗人Cowper的传记时之特别同情他,即是因为我自己深切体验到一个幼小的心灵在离开父母出外读书时的那种滋味——说是‘第二次断奶’实在不为过。第一次断奶,固然痛苦,但那是在孩提时代,尚不懂事,没有人能回忆自己断奶时的懊恼,第二次断奶就不然了,从父母身边把自己扯开,在心里需要一点儿气力,而且少不了一阵心酸。”

在清华学校,梁实秋开始了新的生活,这里的学生来自各省,而且是很平均的代表着各省,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听到,也能接触到不同的人物和他们各自的经验,这开拓了他的视野:“一天夜里下大雪。黎明时同屋的一位广东同学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别的寝室的广东同学也奔走相告,一个个从箱里取出羊皮袍穿上,但是里面穿的是单布裤子!有一位从厦门来的同学,因为语言不通没有人可以交谈,孤独郁闷而精神反常,整天用英语叫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高等科有一位是他的同乡,但是不能时常来陪伴他。结果这位可怜的孩子被遣送回家了。”

与那些离家较远的同学相比,梁实秋是比较幸运的,“每逢星期日我交上一封家长的信便可获准出校返家,骑驴抄小径,经过大钟寺,到西直门,或是坐人力车沿大道进城。在家里吃一顿午饭,不大工夫夕阳西下又该回学校去了。回家的手续是在星期六晚办妥的,领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门的一位张姓老头儿的手里,才得出门。平时是不准越大门一步的”。

当时的清华学校里,崇洋贬华的风气颇为强烈。学校课程的设置,基本上都是扬外抑内的。上午的课全是用英语讲授,下午的课全是国语讲授。上午的课很严,三日一问,五日一考,不用功便被淘汰;下午的课稀松,成绩与毕业无关。并且国文课的内容又相对陈旧,教师的待遇也差得很多,无形中就大大削弱了师生对国文课的兴趣,所以每天下午上国文之类的课程,学生们便不踊跃,课堂上

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对于这一情形,一些富于正义感的学生十分不满,梁实秋后来曾感慨地说,“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庚子赔款,义和团,传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我爱我的母校,但这些联想如何能使我对这毫不保留的感觉骄傲呢?”针对国文课的这种不受重视的状况,梁实秋于1923年初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再论清华的国文问题》,指出要改变目前国文的现状,须“先从事研究而后言改革”。文章条分缕析又考虑到了可行性,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而不过激,显示出了梁实秋后来的文章风格。

在清华园,梁实秋广泛热切地阅读各种作品,也阅读小说,不过那时看小说也在禁止之列。小说是所谓“闲书”,是为成年人消遣之用,“不是海淫就是海盗,年轻人血气未定,看了要出乱子的”。梁实秋还有过读小说被没收的经验:“我到清华之后,经朋友指点,海淀有一家小书店可以买到石印小字的各种小说。我顺便去了一看,琳琅满目,如入宝山,买了一部《绿牡丹》。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偷看,字小,纸光,灯暗,倦极抛卷而眠,翌晨起来就忘记从枕下捡起,斋务先生查寝室,伸手一摸就拿走了。当天就有条子送来,要我去回话,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只见陈先生铁青着脸,把那本《绿牡丹》往我面前一丢,说:‘这是嘛?’,‘嘛’者天津话‘什么’也。我的热血涌到脸上,无话可说,准备接受打击。也许是因为我是初犯,而且并无前科,也许是因为我诚惶诚恐俯首认罪,使得惩罚消了不少怒意,我居然除了受几声斥责及查获禁书没收之外没有受到惩罚。”这可以说是值得庆幸了。

梁实秋升入高等科的那一年,恰好是五四运动蓬勃兴起的那一年,他直接受到了这一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学校学习英文的同时,他也开始广泛阅读一些西洋文学作品,诸如《金银岛》、《威尼斯商人》、《欧文杂记》、《七山墙之屋》等,以及托尔斯泰、泰戈尔、罗素、萧伯纳、王尔德的著作。这些以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文学作品,不但在他眼前展开了一个新奇、瑰丽的新世界,而且也进入了

他理性思考的范围。他开始怀着惊喜的心情,以极大的兴趣,对这些作品中的新鲜观念、新鲜意识细致咀嚼。梁实秋后来回忆说:“这期间,凡是文艺性质的出版品,我无不搜来一读,如饥若渴。学校里的功课,尤其是老师指定的课外读物,我常常不屑一顾,同学们每天傍晚挤在图书馆门前,等着大门一开,纷纷抢占座位,这期间从来没有我,我总是躲在寝室里看一些新出版的文艺作品。”梁实秋那时的求知欲望非常旺盛,对于一切的新知都饥不暇择地吸收进去,“每次进城在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等处书摊旁边不知消磨多少时光流连不肯去,几乎凡有新刊必定购置”。

梁实秋在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第一篇作品为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同一年他还和同班的顾一樵、翟毅夫等7位同学,利用宿舍楼内一间寝室作为社址,组织了一个“小说研究社”,还编译出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后来根据比他高两届的同学闻一多的建议,扩充为“清华文学社”,增加了闻一多、朱湘、孙大雨等新会员。文学社曾举行过几次比较重要的活动。一次是请周作人教授来讲日本的俳句,这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小诗”热潮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次是1922年秋天请徐志摩来做“艺术与人生”的演讲。从此,梁实秋认识了徐志摩。在清华的最后一年,他担任《清华周刊》文艺栏编辑,同时常在《晨报副镌》和创造社的刊物发表诗与评论。

这时的梁实秋,在清华园里颇为活跃,他不但参与各种文学活动,自己也写诗,写诗歌评论。一般人大都知道闻一多在年轻时代写出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抒情诗篇,却很少有人了解梁实秋在当时也是足以与之相媲美的诗人。他的第一篇创作为散文诗《荷花池畔》,发表于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正是在荷花池畔流连、徜徉的那无数晨昏,唤起了潜藏于他心底深处的诗歌创作激情,于是碧绿的池水、青翠的荷叶、娇艳的荷花,成为他倾吐情愫、诉说自己对人生生存复杂感受的对象。到1922年底,梁实秋共创作了《荷花